生命经纬

负重前行

疫情时代的苦难与爱

滕心浩 著

PRESSING ONWARD:
Sufferings and Loves During Pandemic Era

陈心洁博士 简介

- 留美临床心理学博士及博士后，美国加州合格执业心理师及督导师，现任澳洲 Monash University 马来西亚分校的心理系高级讲师（2018至今）
- 曾任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社会工作系副主任及实验室副主任（2011–2016）；
- 马来西亚吉隆坡精英大学 临床心理硕士班高级讲师（2008–2010）；
- 美国福乐心理研究学院专聘讲师（2006 至今）；
- 曾客座于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系、武汉大学哲学系、沙巴神学院、马来西亚圣经学院，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等。
- 并在中国北京和马来西亚吉隆坡受邀为专业心理机构的高级心理顾问，拥有近20年的临床实践和13年的灾后志愿服务经验，成立两个灾后心理服务平台，并系统培训过上千名心理师和辅导员。
- 目前是美国心理学会，马来西亚临床心理协会，中国心理学会认证的会员和临床督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 文化心理学、宗教心理学、本土心理健康、灾害心理卫生等。发表英文学术期刊文章16篇，书章6篇，专著1本。两本中文教材。
- 四本中文散文集如下：

《陪你走过忧伤——辅导室内的苦难与爱》文桥传播中心2008年

《此心安处是吾乡——辅导室外的苦难与爱》砂拉越卫理公会出版社，2013年

《教牧辅导在中国》中国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

《小组工作的理论与实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

《放飞的日子》砂拉越卫理公会出版社，2018年

《谦卑同行——赤足走过的五年》全人关怀团队，2018年

心生命影响生命

让苦难能被公义减轻，

让暴戾能被温和抚平；

让流浪的找到回家的路，

让失根的能重新回归田园。

愿每一个在这里述说的故事都被尊重，

每一个听到故事的读者，

都能去为这个社会和国家做些什么。

– 心洁 –

文桥丛书

负重前行

疫情时代的苦难与爱

出版编号：文桥丛书 【 324 】 2021-05 ISBN：978-967-2006-49-7
散文：生命经纬

作者 ：陈心洁
发行人 ：黄子
编辑 ：晨砚
校阅 ：彭慧芳
美术编辑 ：彭绍远
美术员 ：颜贤慧

出版 / 发行：**文桥传播中心有限公司**
THE BRIDGE COMMUNICATION SDN. BHD. (188423-M)
40, Lorong 6E/91, Taman Shamelin Perkasa, Batu 3½, Jalan Cheras,
561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 03-92864046 Fax: 03-92864063 E-mail: admin@bridge.org.my

承印：**PRINTMATES SDN BHD**
16, Jalan Industri P.B.P 7, Taman Industri Pusat Bandar Puchong,
47100 Selangor, Malaysia.
Tel: 03-5882 6750

2022 年 2 月初版 1,100 本
版权所有 © **文桥传播中心有限公司** 2022

PRESSING ONWARD:
Sufferings and Loves During Pandemic Era

by Ting Sing Kiat
1st Edition, February 2022
COPYRIGHT © **THE BRIDGE COMMUNICATION SDN. BHD.** 2022

书本如有缺页、破损、倒装，请寄回更换。

目 录 · CONTENTS

序 ╳ 野地的花 6

转悠转战 ▸ 二零一七年 至 二零二一年

你我身边的她们 12
大洋洲行记（一）我终于可以哭了 15
大洋洲行记（二）处处有情 19
2017岁末感言——《书》 23
人生考场 26
树大招风 31
与阿姨的一席话 35
古田的大姑 37
英雄气短 40
笑着流泪 42
城门失火 44
向死而生 47
那遥远又靠近的国度 50
姐拼的是什么 56

田野日记 ▸ 二零一七年 至 二零二一年

2017凉山义诊的两则故事（一）从打包说起 62
2017凉山义诊的两则故事（二）顽强的生命 66
从野花说起 71
新疆青旅里的回音 76
我看不见 81
围墙之外 84
湄公河岸的浮想 87
海岛日记——心灵停泊站 92
砂高原之旅（一） 风之谷 96
砂高原之旅（二） 随风而去 100
北砂热带雨林之旅（一）重返自然 103
北砂热带雨林之旅（二）登天的感觉 106
北砂热带雨林之旅（三）我的本南导游 109
凯胜与我 113

辅导心声 ▸ 二零一零年 至 二零二零年

临别依依——残简2010 120
爱的礼物（一）无条件的爱 124
爱的礼物（二）有界限的爱 133
剪不断的婚约 142
失声的女人 147
都是你们害的 151

目 录 · CONTENTS

同一个屋檐 154
稳稳的幸福 157
我想有个家 161
爱的品味 166

新冠田记 ▸ 二零二零年 至 二零二一年

为你哭泣 170
安全地带 174
疫情·苦情 178
隔离日记（一）三十八令吉的账单 183
隔离日记（二） 我不想回家 186
隔离日记（三）谁能将爱隔离 190
隔离日记（四）时间都去哪了 193
疫情中的海岛游 196
人生尚有归去处 198

后记 207

编按：本书内文曾刊登在“文桥双月刊”“卫理报”和星洲日报“生命树”版面。并获得作者授权编辑。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九日

序×野地的花

当文桥再次邀我“重出江湖”时，我的第一反应是要如何命名这个“专栏”。就像任何新生儿一样，新的专栏名称定位了寄托在“她”身上的期望和使命。我问主编大人，是要像以前那样写辅导个案，还是写我的游记心得，还是一些思考文化与信仰的文章？本想把这个“烫手山芋”扔给权威人士来决定，没想到她居然如此信任我，让我自行决定专栏的性质。

毕竟是曾经共同在文字上邂逅了10年多的属灵笔友，文桥的主编是一路见证着我的成长与放飞——曾经在2005-2007写了两年的”心星点灯”专栏，然后出了一本合集《陪你走过忧伤》。之后给东马家乡的《卫理报》写了几年零散的《心乡处处》专栏，供稿给星洲日报的《生命树》。这12年来，从一个心理学的博士生，到高校教师，从疮痍满目的灾区走出，进入莘莘学子的象牙塔，试图为人师表；游历了世界各国文化，意欲寻找文化与属灵的根。于是，文字，偶尔成为了内心对话的沉淀，慢慢砌成苦难的心桥，横跨自己和他人的世界。

虽然习惯了以赤足服务模式“道成肉身”，觉得行走的力量比说话的声量更为重要，但还是爽快地接受了文桥的邀请来这专栏“说话”。记得黄子总干事曾在40周年感恩宴说过——“文桥很少会主动请人吃饭。”虽然是自嘲的话语，但也表达了我这个赤足流浪客的心声——说实话和作实事比浮于表面形式和词藻华丽更可贵。过去12年“行走江湖”时，我也很少请人“吃饭”，一是没有时间，二是没有这样的奢侈。物质上的客套，其实不如精神上的共鸣和交流。所以和“文桥”这老朋友的关系虽然不是天天在一起“吃饭聊天”的那种，却也是彼此观望心照不宣的见证人。朴实的文桥，有着朴实在扎根的人。而我也很荣幸能透过这个专栏参与其中。

如果要每两个月固定写1500字，与读者们分享，思来想去还是从生命的体验和累积，及当下的感动为主干线写一些“朴实”的东西。不想把专栏宥于心理学范畴，也不能停留在属灵层面，所以就立意把这片文字空间取名为“野地的花”——即有“野地”的豪放，也有“花苞”的细腻。这个专栏不在于“种或收”，如所罗门王的名利，却希望引导读者“仰望天空”，从造物主那里支取养分，滋润心灵，自然生长，让人赞叹创造的奇妙可畏；试图引导读者跳出心理学病态化的词汇和诊断，专注在如野花般的生命力和韧性——而这些“花朵”，有时是在辅导室里的忧伤眼泪，有时是大学课堂里的青春；有时是在山区的少数民族，有时是折翼的白领阶层，有时甚至也可以是陌生的路人甲。

另外，取名野地的“花”也与野地的“话”发音相似。这里说的“话”，也许有点尖锐，有点小众，但期待能继续秉持赤子之心，为边缘群体或所谓社会的“蛮夷”群众发声。尤其这几年在中国偏远山区和马来西亚的原住民当中，做了一些关于苦难的研究课题，深受其影响，无法漠视，只要手上有笔杆，就会忍不住为他们多说几句话。虽然辅导室内也有心灵苦难，但是对比一日三餐温饱都不能满足的现实苦难，前者不免享有“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奢侈。

虽然我也能为辅导室里听到的工作压力或人际关系的苦恼，感到愤愤不平或感动莫名，但我更常看到这些四肢健全有房有车的现代人，其实是被欲望塞满的牺牲品。如果我们能够再“野”一点，再放开一点手中的“筹码”，也许就能再“盛开”一点，轻松一点，更感恩一点。那些在山里的老百姓们，会因为土地被发展商越界砍伐，连生存的机会都受威胁，而我们还在感叹油价上升，过年没有新衣？

年关之际，我也给自己许下新年愿望，不忘《弥迦书》6:8的初心，同时又有《马太福音》6:28的潇洒，以生命影响生命，以文字贴近生活，让苦难能被公义减轻，让暴戾能被温和抚平；让流浪的找到回家的路，让失根的能重新回归田园。每一个在这里述说的故事都被尊重，每一个听到故事的读者，都能去为这个社会和国家做些什么。怜悯人的得蒙怜悯，安慰人的，也被安慰。愿天国的公义与救赎，早日降临在人间。

负重前行
Pressing Onward
转悠——预备走更远的路；
转战——跨文化、超地域，瞩目苦难议题。
转悠转战
二零一七年——二零二一年

二零一七年四月十三日

你我身边的她们

下午，把《苦难的声音》最后一章的文稿划上句点，邮寄给美国的顾问，算是结束了这本书的英文初稿。长长吐了一口气，居然喜极而泣。从一月份到现在，共四个月，不敢动念写散文或随想杂文，也没有任何一篇中文稿件，只因为把所有的文思都投资在这本英语专著上。每周一个章节的目标，共7章10万字，顾问都说我打破了学术界的写作产出记录。

感觉回到写博士论文的时代，只是这次不是为了自己而写，是为了一群没有声音的少数民族发声。他们，是我的彝族朋友，也是一群被历史亏待的边缘群体。我们倾听了他们的苦难故事约有两年，我们出席了他们的宗教活动和传统仪式，我们把他们的声音和影像录制成视频，我们把他们的访谈整理成文字，凝练成主题，转化为数字，分析比较等等。整个人浸泡在他们的历史长河与现实苦楚中，在不同阶段接触这些原始资料，时而悲叹，时而落泪。

在中国的8个研究助理，跟着我出生入死，跋山涉水，常常也被我折腾得泪眼汪汪。我们的学术使命感，是要还原苦难的真相，建构本土心理学理论；而我们的助人情怀，是要让世界听到他们的声音，祈愿社会正义早日实现在这片土地上。

感觉这个写书过程，也可以写成一本悲壮的史诗了。但这不是这篇文章的重点，而是想针对上周

四的一个小插曲而发言。她，是我们家最近每两周来打扫一天的女工，来自菲律宾。因为父母出远门，自己一个人看家，就自然成了“清洁指挥官”，带着她一起打扫。幸好能用英语沟通，这个年轻的清洁女工也很认真地完成我给她的任务，不多说话。中午，我出去打包了炸鸡饭给她，两年前曾去过一次菲律宾的风灾灾区做人道救援义工，记得当地人喜欢吃炸鸡。到家后，喊她休息吃午饭，边吃就边聊起菲律宾的风灾，问起她的家乡有否受影响。

她说还好她们家在西岸，影响不大。然后我又追问了一下她是否喜欢诗巫，我的家乡？她摇摇头苦笑。我问她是否有信仰，因为菲律宾是个天主教国家。她说的确是天主教徒，但是来了这里一年半，都没有机会去教堂，因为天天都要工作。我听了很吃惊，因为以前我们家有长住的印尼女佣，也都有一天的假期。但是眼前的这位姑娘，却要每天8个小时工作，每周7天，每天被雇主带到不同家里去打扫。说到这里，她有点哽咽。这让我想起自己研究访谈的对象——彝族，和他们出外打工的经历。

我也不想越界给她做心理辅导，只能稍微倾听和收集一些信息，想更了解菲佣的生态。原来合同不是这样写的，她说。她没想到雇主完全没有给她自由，还扣了薪资，每月挣的几百块钱也和在菲律宾打工赚的差不多。我问她为什么背井离乡来打工呢？她说：“我老公比我先来，在一个工厂打工。”——哦，原来如此！我心想。“那你们每周都能见面吗？”我又八卦了一下。

她说：“没有，雇主不肯。”我就更惊讶了，“为什么？”她也不知道，“这是规矩，但是可以通电话。”“那你来一年半都没见上你老公一面？！”我按捺不住自己吃惊的神情，她点点头。我突然感到一阵心酸，也许是想起自己小时父亲在国外打工的情景吧。她接着告诉我，她其实还有个一岁半的孩子在老家。去年年底，她想孩子了，拿假期回去看孩子半个月。结果回来后雇主要扣她5千元的薪水（相当于半年的薪资），合同上并没有这条规定——她感觉被骗了。幸好她懂得劳动法，知道依法申诉的渠道，就以此和雇主谈判，最后终于夺回自己的权益。

这又让我想起凉山的彝族朋友们，他们在打工也常遭剥削，但是没有申诉的平台。这群外来的“女佣”和清洁工们，在我的马来西亚老家，居然也被歧视，剥削。她一天的工作完成后，雇主就来接她回去了，我偷偷塞了一点小费给她。相信有骨气的她，在服务满两年后就会头也不回离开。我心里也不希望她再回来，如果要继续面对这种非人性的待遇。只是，我很惭愧，身为诗巫人，还是个基督徒，不能为她们这群人做些什么。

有些朋友在家乡遇到我，都会问说：“哦，你回来啦！我常在xx报上看你的文章，怎么最近没写了呢？”感谢他们的鼓励，我就立志在完成英文书稿后，要写这样一篇中文的文章，为她和她们这类人发言。相信在诗巫的华人，身边都会遇到一两个“她”。能不能安排个机会，让她们和咫尺天涯的亲人相见？或者给她们一个安息日去教堂做礼拜？牲畜工作尚且需要养息，更何况是神所创造的人呢。别为了那几点小钱，破坏了诗巫人在外国人心目中的形象，甚至成为天国的绊脚石。

二零一七年九月十八日

大洋洲行记（一）我终于可以哭了

10:04am From Sydney Central to Blue Mountain tra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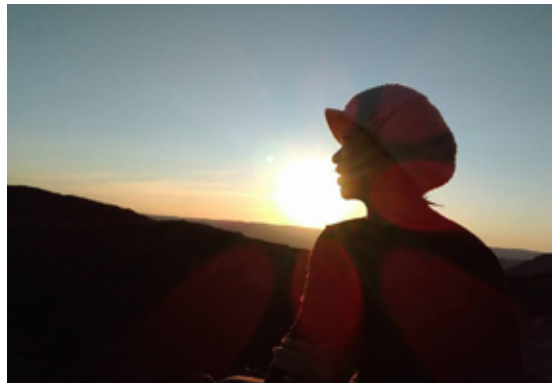
准确来说，应该是“终于可以哭出声了”……昨天在 Manly Beach 收到顾问的邮件后，突然意识到，我们的书稿终于完成了！不用再日夜修订语法和咀嚼语意了；也不用再到处寻找 wifi 来上网查电邮，下载文件，和上传文件了。这些工作如果是在老家闭关期间还容易，但适逢自己在纽西兰和澳洲背包旅游，wifi 和电脑前的时间就显得奢侈了。

于是，当顾问在电邮说：“Congratulations! You can now have your well-deserved vacation”时，整个人是感激涕零的状态。买了一个10元澳币的 lamb kebab（卷饼）和一杯2元的柠檬汁，独自行到沙滩边上饱食一顿，算是庆祝并奖励自己。然后呆坐在太阳底下，迎着海风，发现眼泪开始不自主地往下流，然后居然大声哭了起来！是一种释放的感觉，虽然里面夹着委屈、感恩、悲伤，和欣喜的百种情绪。才惊觉，去年这个时候，正是开始写序的时候……

从一开始提笔，到落笔，这中间费时一年，在六个不同的国家闭过关，身边的至亲朋友或许都知道我在为这“写书”的事放弃了各种机会玩乐，“流血流泪”地写着，时而感慨时而悲叹，时而厌烦时而枯燥。但，都不曾好好地放声哭过。最多就是看到那些逝世的受访者照片时，会悲从中来偷偷流一把泪。但是会很快收拾好心情，又回到案前苦干。整理他人的哀伤，用理论解释之，是个高度抽象和理性的过程，间中运用了文献整理、逻辑推敲、比较演译、质性编码、统计分析、假设验证、理论建构。长期记忆和工作记忆受到严格考验，脑子似乎装不下太多东西，不知道长了多少根白发，又掉了多少根。

自己写书也许不会那么辛苦，因为只要达到自己的要求即可。难就难在和一个同样追求完美的顾问一起写书。每次写完第一稿，感觉还很满意，可在她的审视下，就变得平庸，甚至删去了自认为新颖的论点。理由就是不够严谨，没有足够理论支撑，纯属个人情感和臆测。在创新和理论验证之间，我比较喜欢前者，但是这本书的写作过程，顾问总是把我拉回到后者。在苦难叙事和文化心理学理论之间，没有太多自怜自艾的空间和自由。经顾问熏陶，这一年我学习了用理论解释文化差异，在苦难面前节制救世情结；在困惑疑点上刨根究底，不放过一丝追寻真相的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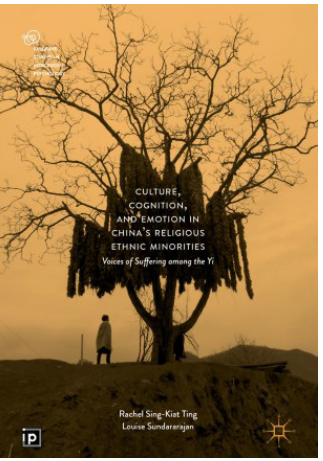
苦难面前，发现了谦卑



《箴言》说，知识会令人骄傲，可是在苦难面前，我却发现了谦卑。书写苦难，永远无法让人骄傲。因为你只会在对方的苦难上发现自己的脆弱和无助，继而产生连结，承认自己的渺小。作为一个性格内敛的临床心理师，我很少喜怒形于色，更不用说会哭出声音。外表冷若冰霜，内心却热如烈火，这种“闷烧”型的人其实思维比较丰富，但在人际中却比较孤单，因为比较难被读懂——习惯了解读他人的苦难，所以有时会在匆忙中忽略自己的情感。这几年也比较依赖文字来消化内心的一些东西，也许是职业病，导致连哭泣都不会了。所以，格外珍视这“一场好哭”，也因着如此，这一个月的旅程，在此达到身心合一的高峰体验。

与其说我在书写少数民族的苦难，不如说我的生命被他们的苦难所感化，改写。记得在奥克兰亚洲社会心理学家会议上，听到主题演讲时，脑中居然出现了受访者的声音，在与主流心理学家对话。

专家说：“正面的教育强调自我的成长，即是自我与人事物的边界被拓展，带来正面感受。”心里的彝族老百姓说：“可是在我们的家支里，成长是一个家族的延续，是不惜一切代价的血脉相承和民族坚强。”



专家又说："那些在课堂上给予正面反馈的学生，在课程结束时，比控制组的学生成绩明显进步很多。所以 positive education 是应为教育部推广的，让老师们也接受这样的人本熏陶。"

心里的彝族老百姓又说："可是教育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提升成绩吧？如果这些教育手段最终是为了提高分数，那我们的人生意义岂不还是换汤不换药？你们西方心理学在强调寻找个人的人生意义，可是我们从一出生就知道我们的意义是要维护家支的传统。我们的孩子如果在学校学不到自己的母语和一技之长，将来可以赚钱娶门当户对的媳妇，为什么我们要这么辛苦出去打工赚钱送他们上学？"

诸如此类的对话，其实成了我写书中无意获得的"智慧"，让我在本土心理学的理论建构上多了一个文化维度，是在中国城市化和全球化的过程中少有的声音；另一种世界观，可以挑战我们的自我中心，甚至颠覆我们的信仰。但只有在后现代的解构过程后，我们才能重新建构真相并还原事实——个人性盲点、民族性盲点、科学主义的盲点，只有在跨文化的经验里，才能为之戳破、光照，虽然这个过程很艰辛。

回首过去三年的文化碰撞，庆幸自己是从"倾听苦难"开始，而不是"制造对话"，不然又会陷入强权的经验主义中。写完了，哭完了，顾问说："等着被攻击吧"，因为但凡为少数人发声的文字，必然会让多数人不舒服。而我们也许说不准陷入另一个误区。真正的挑战，说不定还在前方等着我呢。但愿自己还有足够的勇气去倾听另一种声音，那也不负从天上来的使命。

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日

大洋洲行记（二）处处有情

10:37am From Sydney to KL flight

一个月就这么过去了。以前会边走边写旅人日记，记录感动和见闻。可这次的两国之行，却塞满了各种行程，独处的时间很多，可是都在户外游山玩水，或在舟车劳顿中度过。要不就是打开笔记本电脑工作，没有心情写日记。用文字记录，并不是为了让别人羡慕，或者是分享旅游攻略，更多是给自己的一种沉淀机会；等以后老了走不动时，或者健忘症发作时，再拿起这些稿子看看，知道人生没有白活——曾经爱过哭过笑过恨过。每年去两个新的国家的心愿，一直在坚持着。

今年则是选择了大洋洲。如果不是为了发表新书，也不会到奥克兰去参加会议，也不会踏足心向往之的纽西兰。本来觉得这么浪漫的地方，是属于蜜月旅行的情人游，可没想到这一路背包走下来，发现也是户外爱好者的天堂。单身一人在走的，不仅我一人。住了四个国际青旅背包客栈，也见到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和各种玩法（甚至吃法）。我在观察别人，别人也在观察我……一个人的旅游，有时竟也成了街上一景。

还记得那天在纽西兰最南端的小镇（Invercargill），气温摄氏6度左右的晴天，听说旅舍有免费租借自行车，便想沿着地图骑到最南端的岬角（Bluff）去看太平洋。那30公里的路途，我走走停停骑了三小时。路上没有其他行人或骑行者，只有运货的大卡车，不断呼哨擦身而过。这才想起酒店老板娘善意的劝言："这是一条很危险的路，你最好不要骑去。"后悔已然来不及。

硬着头皮继续骑，途经平原和牧场时，两旁的鹿群、牛群、羊群、都在遥远地盯着我这奇怪的缓慢移动点。当我发现它们都在观望我这只"稀有动物"时，我赶紧停下掏出相机，可它们却都警觉地跑开了。这一幕可以在动物世界里拍成电影了。

最终那一天，我破记录骑了45公里，看了天涯海角，看了海滩的日落，拖着发酸和冻僵的下半身在暗夜无人的马路上，半推半骑回到旅舍。这种前不见村后不着店的暗夜独行经验，那天在澳洲悉尼又体验了一次。为了贪看蓝山（Blue Mountain）的夕阳，日落后独自徒步在陌生的 Katoomba 小镇，穿过无人的山丘行道，傻滋滋地回到青旅。

一路上，走着走着，脚皮磨破了，贴上胶布，继续走。靴子的底垫也掉了，粘上强力胶，继续走。每次穿过无人的山川，就感觉又回到熟悉的赤足路上。虽然不是在救灾或家访，但都是在储存着更多的能量，为以后的路预备着。简单的生活，在青旅可以自己作饭，有时甚至使用前人留下的免费食材。平时尽量选择步行或公共交通。在基督城和但尼丁有亲戚朋友接待，日子过得比较安逸。前半程有大妹一起同游，也是这次旅行的不同之处。

拾起亲情友情

小姨说："我等了你们26年了"，才发现童年记忆里的亲人们，都已经在新的国度历经沧海桑田。记得小时候我们最爱去小姨家玩，可以在野外生炊，或打弹弓。小姨也不会严格管教我们，还会做饭给我们吃；加上表姐表哥们年龄相仿，我们几个兄弟姐妹玩在一起就很热闹。童年时大多美好的回忆都和小姨一家有关。直到他们移民纽西兰了，我们就渐行渐远了。

这次的旅行，让我看到他们的不容易，还有坚持在教会服事的心志。小舅也是百折不挠地在全职服事路上前行，他的牧者心肠处处可见。外婆在天若有知，也会安慰和开心。他们移民后不求大富大贵的生活，停留在自足自给的层面，开着破车住着老屋，上着夜班，只为了平时有独立的能力来服事教会，听从内心的呼召。身边有许多亲人选择奉献的路，而我也很感恩从小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

除了拾起亲情，这一个月的旅行还拾起许多友情。多年未见的高初中同学，早年随父母移民到纽西兰的，这次也都相继冒出来接待，是始料未及的。听到他们的故事，和看到他们的转变，对人生的体会，才发现原来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平凡"的经历，所以才会更加珍惜生命和身边的人。而在他们眼中的我，自然是转变更多了。

以前少年时的我，在他们看来是"只能远观不能近亵"的林黛玉型女子。而我也的确是"目中无人，我行我素"，飘过他们的生命。这十年来洗尽铅华，让自己更懂得处卑贱、处丰富的道

理——随事随在，尽量心无隔阂，跟人真诚交流。这还得感谢临床心理师的成熟之路，还有人生的各种痛苦境遇。没有突破这些挑战，我也不会脚踏实地去过眼前的日子，知足常乐。每个人都是一本书，需要慢慢去读懂，慢慢去品味和交流。最终，大家都会在苦难的意义寻找中，殊途同归。

欣赏他者文化
敬畏造物之妙

千万年洗涤后的自然景观和造物固然美好，大洋洲留给我的是宁静和温情，及对海洋文化的遐想。在南半球的这两个岛国，先后成为欧洲国家的殖民地，和探险者的版图。岛上原始的文化和生物在文明入侵后逐渐消亡，而曾经璀璨和风光的海洋文化，只能靠博物院的遗物中去想象——文明的进程是相通的，殖民的影响也是普世性的。

借鉴这些国家的文明进程，再反思自己的国家生态，这也是每次旅程带来的学习和惊喜。文化心理学，是一门需要参考人类学和社会学理论，去解释不同文化中的独特心理现象。古人曰“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我觉得书和路缺一不可。不然耗时耗费去其它国家旅行，只是重复过去殖民者的贪欲，在他人的国土上“搜括了一堆土特产”，捕捉了一堆“美景美人”，还留下一堆负面文化标签。世界很大，唯有一颗懂得欣赏他者文化和敬畏造物之妙的心，才能从异域他乡中得到心灵滋养。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2017岁末感言——《书》

学术写作爆发的一年

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我的2017年，恐怕找不到比“书”更贴切的字眼了。这个“书”，不仅是名词，也是动词。原本以为2016年的“调研加安息年”（research sabbatical break）过去后，2017年就可以开始找工作了。但没想到2016年的下半年发生了许多人生第一次的意外，导致计划打乱，就顺延半年，进入2017年才开始认认真真为科研结果写书。一月份，承诺自己，完成这本关于彝族苦难的书，将是我的第一优先目标，也是给自己四十岁生日的礼物。这也是博士毕业十年后，用英文书写学术文章最频密的一年。

回首，三月份一整个月在台大公馆闭关，台风猛刮的季节，我日日夜夜在书写。四月份至六月份，回到老家诗巫后，照样在案头不眠不休地书写，并与美国的顾问（第二作者）来回校对。六月一号，终于给出版社送出我们比较满意的终稿。然后我终于可以在下半年出关透透气。七月份安排了回凉山的义诊，八月份，九月份安排了一个月的大洋洲两国会议兼背包之旅。其间，出版社两次催稿，发来匿名专家审核的意见，要我们针对性回应并修改。于是就有了七月底在成都赶稿，九月初在基督城核对终稿、格式排版意见的纪录。

这本“书”，也随着我这一年漂洋过海的，最终在11月份诞生了。统计下来，在美国洛杉

矶、加拿大温哥华、马来西亚诗巫、台湾台北、中国成都、纽西兰基督城、澳大利亚悉尼——共历经七个国家的旅居，这288页约10万个英文字的书稿，收藏了多少心酸，见证了多少沧桑。义无反顾的，我们两位作者，把这本书献给了彝族朋友们，并纪念那些逝去的受访者，也把我们版权所得全数捐给赤足。

虽然书写完了，但是该做的事情还没做完。于是开始一边寻找下一站，又一边继续写作的火焰，投出了两篇书稿 chapters、一本中文季刊、一篇学术期刊。不断鞭策着自己，还继续了顾问的薪火传承精神（mentorship），拉着毕业生一起写。

看看以往的学术简历，平均一年刊登一篇期刊文章。可是2017年，却是集中学术写作爆发的一年。而且还是没有任何稳定收入的情况下完成的。那天在 Monash University 的面试里，诸位面试官问我，这两年你是处于“self-employed”（即无业游民）的状态，是怎么生存的？到底拿了多少 research funding 能让你活这么久？当我把数目金额据实告知时，对方都吓了一跳，“那不多啊！”我苦笑了一下，对我，确实足够了。能让我安静做完调研工作，带着八个助理，并回馈50个贫困家庭，这些价值远超过这笔项目费用的十倍，百倍，和千倍。写到这里，感恩涌上心头。

蜡烛和灯笼

以前的我，只是喜欢随意写写小散文，或专栏故事。现在居然对学术写作也产生特殊的情怀了。就像顾问说的，“you will write for your own satisfaction”，不仅是为了满足学术指标或攀比心态。自2008年以来，钟情于田野服务工作和生态，对学术圈里的伪善和光环有种莫名的厌恶和排斥。后来2010年成立“赤足”，也是希望能把专业知识应用到生活中，放下身段做个“接地气”的学者。于是总把学术研究排到教学和服务后面，是行有余力才作的事。

由于在美国读的都是私立的基督教研究所，对于文章出版量和科研的要求从来不是栽培的重点。更多时候，是对于临床技能和伦理的要求，对信仰整合的神学反思，并个人生命的服事呼召（calling）。但这些在主流心理学中都是被边缘化的议题，所以我也一直过着“两耳不问窗外事”的隐士生涯，以教学为本职，赤足为副业。

直到今年。书写“苦难”改变了我。顾问说，以前看我就象是根“焐烛”，不断燃烧自己，总是处在烧尽（burnout）的边缘。现在的我，就像是盏被点亮的“灯笼”（Lantern that is now lit），可以恒长地去照亮别人，把光发散得更广。我不断琢磨着她的这个比喻，想想焐烛和灯笼的差别，就在于一个屏罩，一个能保护和折射光芒的笼罩体。而后者却能引导他人走得更远，更安全。

于是，2018年，我选择了一个在马来西亚历史比较悠久，重视科研的一所国际大学分校，作为我的“笼罩”，回拒了那些开创性和先锋性的学府。虽然职称和头衔没有那么“好听”，也不是承担领导的角色，但希望接下来能潜心学究，集中在下一个人生阶段想完成的使命——把一些本土社会现象和心理理论研究得更透彻，以笔杆子代言，把自己的生命活成一本有声书，让人看到道成肉身的符号和印记。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马可福音12:30-31）